

## 《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六)

巴卧·祖拉陈瓦 著 周润年, 张屹 译

(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 北京 100081)

译文提要:本章译文主要概述了第五世噶玛巴活佛得银协巴在藏地受戒、弘法以及受明永乐帝之邀在汉地的一些活动。尤其是对第五世噶玛巴在明皇宫的活动做了详细的记载。据记载,明成祖即位不久,即派司礼少监侯显、僧智光携带着礼品和诏书到西藏召请第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抵京后,建造坛城,弘宣佛法,并为永乐帝之母迎请牌位、为永乐帝颂《吉祥经》、做无量寿灌顶等。每一次灌顶仪式结束后,永乐皇帝仿佛目睹了许多非凡景象,为让其子孙后代都信仰藏传佛教,他下令由宫廷中最著名的画师将他所目睹的祥瑞图画在丝缎上,皇帝亲笔书写了题记,用藏、汉、突厥等文字抄写在画幅上。今天保存于西藏自治区博物馆的“明大宝法王建普度大斋资福长卷”与此记载完全相同。

由于第五世噶玛巴活佛得银协巴在皇宫弘法“多有灵瑞”,永乐帝甚为高兴,多次赐宴和赏资,还赐封他为“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简称为大宝法王)。大宝法王原是元朝封给八思巴的,是藏传佛教领袖人物中的最高封号,明朝之所以把这个封号封给了第五世噶玛巴,是因为当时噶玛噶举教派在西藏的势力正逐步扩大,有着重要的影响,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了萨迦派。自从第五世噶玛巴受封为大宝法王之后,这一封号即成为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历代转世活佛专有的一个封号,一直到明朝末年他们都自称大宝法王,按期朝贡。

第五世噶玛巴不但为弘扬佛法做出了贡献,而且在明中央政权制定藏区政策方面也起了重大的作用。明朝对藏传佛教各教派采取了“多封众建”的政策,对各教派的领袖人物广为赐封。据后文记载帕木竹巴、止贡巴、藏达仓巴、林仓巴、贡觉巴等人的受封都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贤者喜宴》译注 得银协巴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88(2012)01-0059-08

### 一、得银协巴受戒出家

在法王七岁铁马年(1390年)元月一日,法王来到了杰哈岗一处比丘聚会之山上。在以堪布聂普瓦索南桑波(snyag-phu-ba-bsod-nams-bzang-po)与亲教师扎觉巴云丹罗追(dgra-bcom-pa-  
yon-tan-blo-gros)为首的诸高僧大德聚会上,为法

王受比丘戒<sup>[1]</sup>和沙弥戒<sup>[2]</sup>,赐法名却贝桑波(chos-dpal-bzang-po)。此后,水马年(1402年)法王十九岁时于此地,在此等堪布、亲教师与持法者共计八十多位中,法王正式受了圆满比丘戒。传说法王在藏地获得比丘之业阶多而胜妙。

据说每位(众生)向法王行礼之时,法王时而依身虹纹之上需要休息(此时)出现有彩虹与花

[收稿日期]2011-08-02

[作者简介]周润年(1954-),男,河北康保人,现为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藏族历史与藏族教育。

雨。(堪布)聂普瓦钦波曾受过神胜尊者巴洁拉(ba-ku-la)<sup>[3]</sup>之教诲,亦曾随从前世法王若必多吉闻悉过许多教法(故此)他是得银协巴的上师,而且比之其他的敬信弟子(对法王)更加虔诚,且对法王赞颂有加。(法王)先后从堪布和亲教师那里闻悉了所有律经方面以及觉丹(jo-gdan)教法和许多深奥之著作,还从大师噶西瓦(bkav-bzhi-ba)学习了许多典籍。

在法王十九岁的水猴年<sup>[4]</sup>(1404年)八月十五日,法王从雪卡(zho-kha)地方出发,前往扎雪仁沃且俄(bra-shod-ri-bo-che-ngom)等地为所有高尚与低贱人众讲授解脱经。鸡年(1405年)元月,法王来到了噶玛地方,以佛法教化一切有情<sup>[5]</sup>。此后,盖热巴(rke-rags-pa)、喀阿聂巴(rga-a-nyan-pa)、厦噶(shar-ka)地方的官员绰沃杰(khro-bo-rgyal)、万户长<sup>[6]</sup>塔热喀且(da-ra-kha-che)、公觉(go-vgyo)地方的官员南喀悦色(nam-mkhav-vod-zer)等所有僧俗首领前来迎请法王,法王得到了大部分人的信仰,并使每个人都得到无数奇异之征兆。在前往牧区的路上,前来拜见法王的一些人请求法王讲解他本人的传记。法王如是言道:

“使生死无常得心解脱,  
为救无主轮回之众生,  
慈悲有情余故入世间,  
转世涅槃兮恒常相续。”

(法王)在波措曲茂(vbom-mtsho-phyug-mo)之湖畔念诵真言,遂降下雨露,广行利他之事;公觉地方蝗虫成灾,受到重大危害,法王布令,蝗虫便断绝。因为得到了布波瓦(pu-vbor-ba)再三的迎请,法王答允。复次,来到了工布(kong-po)<sup>[7]</sup>(为众人)授近圆戒,并行利他之事。

## 二、得银协巴受邀前往京城

昔日,蒙古皇帝脱欢帖木儿<sup>[8]</sup>(tho-gan-thi-mur)执政三十五年,法王若必多吉回到藏地后的第五年,汉地发生反叛,法王(若必多吉)来到了蒙古地方。汉地皇帝明太祖(rgya-nag-gi-rgyal-po-thavi-jus)<sup>[9]</sup>执政不久,此后大皇帝便统一了汉、蒙、西夏,社稷安定。皇帝<sup>[10]</sup>闻悉法王之美誉,甚为喜悦,故再三邀请,尤其(在诏书中)曰:

“兹悉上师汝精通如来之深奥佛法,且利益西方众生之事,使众生皆皈依和敬奉佛法,此乃犹如佛祖降临人间。汝若未获殊胜智慧功德事业之成

就,岂能如此广利众生。昔日朕居北方之时,闻知汝之美名,欲得一见。今朕即位,国家普度安乐,朕久思之,须开创犹如消除黑暗之共同业绩。昔日,释迦牟尼佛以慈悲之心利益众生。今汝弘扬深奥之佛法,此举与佛祖同心无二。故迎请汝至中原,弘扬教法,利益国家,此乃朕昔日之所思也,请上师务必前来。先王开创中华乐土,亦已皈依佛法。朕之皇父洪武太祖及信奉者皇太后久逝,欲报其恩,然未得其法。上师汝以智慧之业绩获得殊胜之成就,惟此乃佛教之本性也。故务请汝速来,完成对诸善逝者之荐福仪轨。现遣司礼少监侯显<sup>[11]</sup>等人赍书迎请,敬请上师慈悲体念,速来为荷。随诏书之礼品有三锭银子计一百伍拾两、十匹不同颜色的丝绸、十匹不同颜色的缎子、檀香木一块、乳香十斤、乳黄香一斤、白茶一百伍拾斤。

永乐年二月十八日写于皇宫。”<sup>[12]</sup>

此外,按照皇帝诏旨前来迎请法王的金字使者较前有所增多,彼等前往卫地。止贡(vbri)、丹萨替(gdan)和内邬(snevu)等地众生对法王大加侍奉(法王)驾临拉萨及楚布,渐次经由北路前行,利他之事相续不断。

二十三岁火狗年(1406年)七月三日(法王)驾临拉登(lha-steng)寺,八日抵达噶玛寺,于此汉地大臣们将诏书和礼品敬献于法王。(法王)于十八日出发,于格东(rke-stong)和格绛(ker-rgyang)地方驻锡二十五日,达波钦波(bdag-po-chen-po)、灌顶国师和获得印绶者等诸位大人与玛尔康(smar-khams)<sup>[13]</sup>地方的无数比丘皆俱生欢喜之心,夏尔喀(shar-kha)之众生皆来拜见法王。此后,经过第六个驿站渡过长江口岸。灵仓(gling-tshang)地方的供奉无数。(法王先后到达了)热嘉珠索(ra-rgya-gru-so)之间的第十个驿站,卓浦绒瓦(khrom-bu-rong-bar)之间的第十六个驿站,卓浦地方的人们一次向法王敬献有五百匹马。此后,前来迎请法王的大臣抵达第一个驿站。法王抵达第二个驿站临洮(ga-chu),于(火狗年)十二月三号从临洮出发,而后依次经过三个驿站并于两天后到达了起辇谷(shi-kun),又经过两个驿站抵达曲玛卡(chu-ma-mkhar)。此后,在第十九个驿站萨兴(zam-shing)王子前来拜见(法王);在第二十个驿站白阳(pan-yang)王子拜见了(法王),所有人皆供奉礼品、无限敬信并侍奉法王,而且每当闰月时所有人皆聚集起来(拜见法王)。在第十四个驿站洪芒(hung-mang)地方无数比丘(拜见法王),供奉

之多如云四驰。抵达第三个驿站时,秋贡(chu-gun)王宫的两位王子前来拜见(法王)。在第三个驿站的王宫前有大河一条,码头上有船三千条。(法王走了)三百六十五步(即)一里路,到了一艘上等的大船上,驻锡于(一间)庄严精舍,乘船三百八十里之遥而去。在河对岸有各种不同装饰的大象三十余头和万余比丘迎请(法王),而且大家都看见晴空之中彩虹出现。

### 三、得银协巴在皇宫中的活动

火阴猪年(1407年)元月二十一日,皇帝出宫而至城外法王驻地,将一具金色的千辐轮<sup>[14]</sup>供奉给法王,皇帝亲自为法王敬茶,并为所有师徒赐予咸茶。

如今经常讲述的关于皇帝与法王相见之文字记载说(皇帝)思虑到法王若有神通智慧,应该执有哈达一条,而且放一具右旋法螺于袖筒之中,首先应赐予(朕)。法王亦知悉(皇帝所想),随即从身侧取出一具右旋法螺,敬献(给皇帝)(皇帝)遂从内心虔诚敬信(法王)。此后,法王说:“(皇帝)赐予的一对金翅鸟,系欢喜天之贡品,其长度略如五指宽之二个右旋法螺。”

因新建有觐见的宫殿,法王于此日晚即驻锡于此宫殿。翌日寅时(皇帝)赐予所有仆从每人四套衣服、一双鞋,赐予贵人们每人一顶金色盘帽。皇帝从遥远的地方前来住于此处。按照汉地之习俗左为上,法王依左侧安座,其余的人在前方左右两侧坐定,共同恭侍法王。此后,皇帝返回王宫,众师徒驻锡于觐见之宫殿<sup>[15]</sup>。

二十二日(宫殿)内外的人们一大早就来到皇宫。为欢迎法王,无数身着盛装之人们敬献有手工制作的绸缎精舍与黄金、绿松石精舍以及华盖、宝幢、经幡、香囊等供品,种类之多,不可思议。此外,欢迎队伍中还有一头白象、三头挂着金银饰品的大象以及三百头披红挂绿的大象仪仗队<sup>[16]</sup>。身着僧服的五万余僧人分别手执鲜花和各种不同的乐器,以九位皇太子和三千余名大臣为首的十万显贵;一百二十万军士围成一圈,有些人披甲戴胄,有些人携带盾牌,大部分人都手执长矛。人人手执金锤、金钺、金杖等,每百人为一组。手持金、银、绸缎装饰的日月形状者有四千余人。随后大皇帝为迎接(法王)亲临皇宫大门。外面如何安排迎驾,里面也如何安排迎驾。尤其是仅穿戴金甲者就

有二百余人。在觐见会聚的宫殿南门,有座五层(楼房),里面有纯金制作的金顶、金柱以及藏式三十二根柱子的寝宫,寝宫四方有三个门,每门有一佩剑侍卫。皇帝与法王之座次惯例一如往昔。法王之身边有三位净妙上师(bla-ma-rnam-gsum),左侧安置有僧众,四门中各有穿金甲者五十人。皇帝左右两侧有持盾、挽弓、佩剑者四十余人。午宴赐予无数种食品。此后,在皇帝面前表演各种喜剧。临行时,皇帝曰:“朕已吩咐请法王等走中门,吾等走左侧之门。”皇帝送法王至皇宫中门,前去迎接者们送法王至寺院中。

总之,自蒙古<sup>[17]</sup>以来,皇宫虽有很多寺庙,然特按照汉俗之设计于城墙外<sup>[18]</sup>新建有灵谷寺(ling-gu)<sup>[19]</sup>,于内地<sup>[20]</sup>新建有大都寺,并建造有驻锡地。这两个寺院与五台山的寺院中之营房到外围之间皆安置有上师之侍卫。关于记载此等寺院之拉丈(bla-brang)<sup>[21]</sup>的书籍保存于杰哈岗,我亲眼目睹。

次日太阳初升,皇帝驾临寺院中。法王从寝宫之内门,所有上师从中门迎接(皇帝)。敬献的礼品有备好鞍的三匹白马,其余白马一十八匹。对此,汉人以白色马匹尤为致胜,然而昔日的老者不以白色(为致胜),今以白色为致胜之始,尚敬献有金七锭、银三十七锭、绸缎百余(匹)、茶三十包、金铃杵十五个、金瓶两个、银瓶五个、金银曼遮一对、五瓣莲花金银盘供一个,其他还有宗教供器、金银碗盘等无数礼品。皇帝称此等礼品为“胜境欢喜天之供奉”。

二十三日(法王)于寝宫(未出)。二十四日,皇帝下诏,请以三位上师为首的所有随从前往皇宫,并安排于宫殿之廊厅相见。皇帝尚传旨不需要每个僧人为皇帝行礼。(皇帝赐给)仲普国师(vbrong-bu)、规范师噶西瓦仁钦贝(dkar-bzhi-ba-rin-chin-dpal)、大堪布贡伦巴(mgon-blon-pa)等三人每人银子三锭半、精美之金供器一个、飘幡一条、放置多玛之供器一个、衣服两套、食品盘一个、内用外用绸缎十二匹、钞两千、石铃杵四个、白念珠一副(皇帝)赐给全部僧人中的上等僧侣每人一大锭银子、钞八百、绸缎六匹、丝织品六匹(皇帝)赐给中等僧侣每人两三锭银子、六匹绸缎、钞四百(皇帝赐给)下等僧侣每人半锭银子、绸缎四匹、钞三百(皇帝赐给)所有的僧人每人白念珠一副、衣服两套、两对石铃杵。<sup>[22]</sup>

二十七日早晨,皇帝驾临法王驻地,赐予法王白檀木制作的高度有两肘之千手千眼观世音一尊



以及供奉观世音的银制供器、供灯等(还有)无数的银制器皿、水晶供器等。

此后在第二个月的上旬一日过新年之时,此即蒙古(历法)二月,现今汉历元月。法王身边的领经师和规范师于黎明时从皇宫的东门而入,然后坐于廊厅,皇帝到彼等尊前请他们用茶。黎明时分,皇宫四面八方为大元皇帝效劳的五十余万显贵、大人皆向皇帝行礼。尚有虎两只、犀牛五头、雪獐两只、大象百余头及(手执)法器者很早就来迎请,每组有一千人;披甲执戟者每组有十万人;二百多舞蹈者率领的各种艺人一千多人;皇帝与法王们观看片刻即至皇宫,安坐如昔,并赐予美宴。是故,下达诏谕僧侣们不必行礼的。安排所有艺人依次来到皇帝与法王面前表演戏剧、歌舞、乐器。晚宴结束后,皇帝送法王至第三道大门外,王子们送法王至寺院,皇帝并赐宴所有显贵、大人。又于十五日早晨,皇帝迎请师徒二十多人至皇宫,照旧赐予戏剧、宴会。此日晚间于宫殿的大长廊上,放有火花与八瑞相徽等多种焰火,并表演有十万多种戏剧。深夜,法王等人返回寺院,其寝宫大门口也有与上述相同的会供和各种表演。此后数日,法王依次为皇帝讲授佛法。

二十五日,所有师徒等人被迎请至皇宫,首先从东门到达金銮殿(gser-khang),此后即到达了以前晋见的地方,二人会晤。皇帝赐予法王用一千两银子制成的五铤银等许多礼品,表演的节目大部分与以前相同,特别是皇宫的西门前还表演有黑猴走钢丝、白猴骑马等精彩节目。

#### 四、得银协巴在京城传法及受封

此后月(即三月)之五日,绘出内外坛城之线纹,法王制作《胜海》(rgyal-ba-rgya-mtsho);仁波且制作《宝金刚橛》(phur-pa);噶西瓦(bkav-bzhi-ba)制作《密集》(gsang-vdus);规范师制作《米遮》(mi-tra),其他人制作《金刚性法性经论及灌顶》(rdor-dbyings-chos-dbyings-gsung-dbang)、《喜金刚》(dgyes-rdor)、《至尊度母》(rje-btsun)、《遍知》(kun-rig)、《药师佛》(sman-bla)、《度母仪轨》(sgrol-chog)、《修行大悲心之咒》(thugs-rje-chen-povi-gzungs-sgrub)等十二坛城<sup>[23]</sup>。开始(制作坛城)之时,皇帝前来赐予法王身边三位上师之礼品,所有上师每人内外衣服四套,其他(制作)坛城者每人内外衣服一套,皇帝并亲手颁赐。

十八日正午,法王修行仪轨,此日如同皇帝父母(生前)驾临一般。法王为皇帝灌顶一次,其他人做度母仪轨。十四日,升起彩帐,皇帝与法王等人亲见了十六尊者之尊容,而且三位汉地大臣也看到了。众生皆看到甘露从一棵大树的枝头上流出,一棵柏树的枝头上长出了一朵金花。总之,从仪轨开始到结束之前,各色彩虹浮现,花雨飘落,一如往昔。

十九日夜晩,法王迎请皇帝母亲之牌位,其他人将彩色细沙运送至大海。此时,无数比丘和用各种饰品装饰的大象前来恭送。此后,法王为皇帝念诵《吉祥经》(bkra-shis),皇帝为法王奉献的礼品有黄金九铤,白银十八铤等大量物品,赐予三位上师每人内外衣九套,每人白银三大铤、钞一千铢、马三匹、绸缎八匹、丝织品五十匹;赐予却银巴(chos-dbyings-pa)和多银巴(rdor-dbyings-ba)二人各绸缎七十匹,赐予贡日巴(kun-rig-pa)等其他每人绸缎五十匹,赐予每位仪轨僧侣银十三两,每人绸缎四匹,每人钞四百五十。

又于二十日(法王)被迎请至皇宫。绘制坛城后,法王为皇帝做了无量寿之灌顶。次月(即四月)八日(法王)首创“六法之导引”(chos-drug-gi-khrid),皇帝亲自实修(法王)翻译经卷后敬献给(皇帝)。此月(皇帝赐封法王)“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de-bzhin-gshegs-pa-rin-po-che-chos-kyi-rgyal-po-nub-phyogs-kyi-byams-pa-chen-po-zhi-ba-dbang-phyug-gi-sngas-rgyas)<sup>[24]</sup>之名号,赐予用一百两黄金制成的诏书和如意宝贝水晶印,并赐予三位上师大国师之职以及金印和水晶印盒。

一千余名汉僧由于犯罪被擒拿入狱,面临性命之虞,法王劝说皇帝后,拯救了彼等之性命。其后(法王)先后劝说皇帝对全国狱中的重刑罪犯(进行赦免),为此皇帝先后三次下达赦免之诏谕。皇帝让汉教、苯教、震卦<sup>[25]</sup>等各个宗教按照自己的教规去做,并下诏曰:“此教(指法王所传的宗教)谁也不可危害。倘若有所危害,各自教派之长老立刻来见朕,如何按照法规去执行,朕是知悉的。”将弘扬佛法之诏旨颁布全国。昔日已赐予帕木竹巴“王”之名号和大印,复赐“林仓”和“贡觉”王之名号和大印。

四月中,法王前往五台山住夏<sup>[26]</sup>。此后皇帝父子护送(法王)至海岸。此后,法王又返归藏地<sup>[27]</sup>。关于皇帝与法王相见之文字,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记载。

总之,明太祖皇帝之福泽无量,他委派大臣首先迎请了比日帕巴(birlbi-pa),供奉有“太平盛世”(ding-phon-bzang-po)之小头巾和鹅黄色僧裙。此后,又迎请了十六尊者<sup>[28]</sup>,供奉有“太平盛世”之上衣和下衣一套。此后,又准备迎请法王得银协巴之时(太祖皇帝)驾崩,故大明成祖皇帝也考虑需要完成父母之愿望。尤其大明成祖皇帝是文殊菩萨之化身,皇后是度母之化身,施以妙善之业。皇帝之伟业掉举<sup>[29]</sup>,使神圣佛法暂时发生乱相之时,据说(皇帝)于梦境中前往普陀拜见观世音,因爬山之疲惫,正欲离开之时,眼前出现一枝高大而茂盛的青莲花。(皇帝)趁良机歇息后复返,于山顶上拜见了大悲心佛并得到加持。此后,皇后督促弘扬神圣佛法,迎请法王,并使疲惫的皇帝得到康复,故皇帝曰:“朕的妙善者即是此皇后”,对皇后赞不绝口。修仪轨之时,在每个人面前出现有彩虹、大象和狮子等各种影像,称为“仙鹤”的鸟长时间地显现,各异之花雨不断降下;以前人们未曾见过的许多僧侣环绕坛城,瞬间又出现在彩云之上等诸多阿罗汉<sup>[30]</sup>,在云隙间出现有菩提勇识佛<sup>[31]</sup>,并看见诸神亲自前往供奉等等。尤其是当太阳落山时西方出现有大片金光,遍照汉地全境,尚看见自无量光佛刹土<sup>[32]</sup>发出无量寿佛光等诸多奇特之景象。此每日所出现之景象皆绘在丝缎之上,皇帝亲笔书写有题记,用汉、藏、突厥等多种文字抄写在画幅上,名称为“祥瑞丝绸画卷”,现在尚有保存。<sup>[33]</sup>由于(皇帝)父母之佛塔的因缘及正果,故修建有极胜之地,各处圣地皆出现有诸多奇特之景象。尤其是法王离开皇宫后,驻锡于五台山之时,每天在灵塔影子之下出现有虹光,虹光中显示有许多奇特之身影。皇帝迅即(向法王)奉上请求教言之诏文,仅此类诏文就颁有十余道,关于此等奇事数说不尽。

此时,皇帝看到得银协巴一尺多高之身像每日都在增长。次月此日,最初存放于天竺一小地方的释迦牟尼之佛牙舍利,出现在皇帝的手中,皇帝知悉此乃为法王之大悲心所致。后关于(佛牙舍利所显现之)纯金的佛像如何看见、如何塑造等原因,请教之诏旨等赐予法王之手。

总之,依皇帝本人思虑,欲效仿蒙古时代用兵治藏,考虑以一种犹如蒙古政教合一的体制治理社稷。但因法王如此弘法,故不宜动用军队。最终,皇帝认为藏地佛教传承不一,宗派各异,必将引发

彼此纷争。如若真的发兵至藏,法王定会不乐。(皇帝曰道):“朕将遗留于临洮的鎏金屋顶上之砖瓦送去(藏地)之同时,派出朕之一小队骑兵,彼等在每匹马的尾巴上系带一块砖瓦,即可平安地到达藏地。后将所有的教派皆统一到您的教派之中,如此每年您可于多康之热岗(rab-sgang)、卫藏之拉萨传法布教。请您允准!”然而(法王答道):“仅一个教派是无法教化众生的,应按照众生各自之信仰,融入佛之慈悲心。倘若按各教派之教法去修行,即为最佳。”如此(皇帝)遂未有发兵至藏。

后来虽然皇帝的金字使者又去藏地,但在止贡后面的塞如绒(se-ru-rong)地方被抢劫,而且藏地有人进了许多的谗言。之后,汉地军队临近发兵之时(有人)亲眼看到帕木竹巴王扎巴坚赞<sup>[34]</sup>在法王面前可怜巴巴地感伤悲号,连续三次给法王送上献首献身之呈文。此时(法王)大慈悲之心遍及(法王)并不恋栈于名利、权势和欲望,因其虑及保证众生之利乐,即向(皇帝)反复进言,故大皇帝又将上师加持过的宝冠戴在头上,双手合十,拯救未来汉地一切灾难,拯救此时藏地一切灾难。总之,法王使藏地免于兵难之险,功德无边。然而在藏地(其他教派)任何人无有领会法王之恩德,吹嘘之所以能够平安地生活乃各教派壮士之所为。唯一如此,因果难知,唯有此等悲心之所在。对此大堪布索南桑波说道:

“此法王对无量之众生,  
知悉妙善救度完成日,  
具有如此神思噶玛巴,  
向法王得银协巴顶礼!”

加持所谓“如若法王若必多吉能在此山之巅为一位清净比丘的遗骨净治,即可解除汉地军队对藏地之威胁”因缘之关键,系后世之转世(即第五世噶玛巴)真正地阻止(汉军发兵藏地)。

## 五、明成祖封授西藏诸王

如是,法王之恩德不仅使藏地于危难中得以解救,而且尚使帕木竹巴(phag-mo-gru-pa)被(皇帝)赐封为“阐化王”<sup>[35]</sup>,藏语意为幻化之王子,赐封止贡巴(vbri-khung-pa)为“阐教王”<sup>[36]</sup>(藏语意为)兴佛之王子,藏达仓巴(gtsang-stag-tshang-pa)赐封为“辅教王”<sup>[37]</sup>(藏语意为)护教之王子,林仓巴(gling-tshang-pa)赐封为“赞善王”<sup>[38]</sup>(藏语意为)依善之王子,贡觉(gon-gyo)赐封为“护教王”<sup>[39]</sup>,

(藏语意为)护教之王子等,赐予诸多名号,并使藏地得到了安宁。

总之,迎请三大法王<sup>[40]</sup>是在(明成祖朱棣)父子之时,迎请十六尊者又是在此前之时,迎请比热瓦巴(birwa-pa)是在此后的英宗(即朱祁镇)之时。

### [注 释]

[1]rab-byung 在此意指比丘戒,乃佛教用语,亦称为比丘学处或比丘律仪。比丘戒主要是防止比丘或比丘尼犯五篇或五堕罪,即他胜、僧残、堕罪、向彼悔和恶作,或者说,比丘戒即为不犯他胜、不犯僧残、不犯堕罪、不犯向彼悔、不犯恶作。比丘或比丘尼做到五不犯,总共需要持守 253 条戒。以上诸罪可概括为遮罪和性罪两大类。所谓遮罪,依佛遮知,出家人不可行,而于在家人无罪者,诸如过午进食等。所谓性罪,本身即是罪恶,如杀生等。由于犯上述罪行之一者即要堕入恶趣,故名堕罪。

[2]dge-tshul 在此简称沙弥戒,受此戒者乃是承认守护十所学处及其所属三十三中违犯之出家男子,遵从沙弥律仪:不杀生,不偷盗,不奸淫,不妄语四根本戒,是除四根本罪恶作之戒,不参与和享受歌舞,不佩戴饰物,不饮酒,不使用高广大床,不过午时进食,不触摸金银,此 6 条为除忏悔恶作之戒。其详者共有 33 条。

[3]ba-ku-la 藏传佛教中,受释迦牟尼之命,保持佛教的十六罗汉之一,居北俱卢洲,住持佛教。这十六位罗汉分别是:因竭陀尊者、阿氏多尊者、伐那婆斯尊者、迦里迦尊者、伐闍罗佛多尊者、跋陀罗尊者、迦罗加伐蹉尊者、迦诺迦跋黎堕闍尊者、巴洁拉尊者、罗怙罗尊者、注荼半托迦尊者、宾度罗跋罗堕尊者、半托迦尊者、那迦希尊者、苏频陀尊者和阿秘特尊者。

[4]此处记载的年代及岁数有误,应为法王二十一岁的木猴年。

[5]skye-vgro 原为一切动物之意,这里译作一切有情或众生。

[6]khri-dpon 在此意指万户长。万户长一词本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是吐蕃王朝时期官职之一。吐蕃征服象雄和吐谷浑后,曾在象雄和吐谷浑设立万户府,掌管万户府的官员称为万户长,相当于吐蕃本部四如的如本。敦煌汉文写卷中又将此词翻译为“乞利本”、“一万人将”等。第二,是元朝在藏区设置的官职名。元朝在藏族地区设有乌思藏、朵甘思、脱思麻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其下又有若干路、府、州及万户府。如在乌思藏按各教派和地方领主的管辖范围设有十三个万户府,即习称的“乌思藏十三万户”。各万户府的长官称为万户长,万户长可以由帝师推荐、皇帝任命,也可以直接到朝廷请求任命,但是都必须得到皇帝颁给的印章、诏书、牌符,才算合法。此处按时间推算,当属后者。

[7]旧区域名,现仍沿用,系藏文音译。地处今西藏自治区东部尼洋河上游地区,即现林芝一带,所指面积较广,包括原则拉宗、觉木宗、雪卡宗、工布江达四个宗。习惯上分为上、

下工布,则拉宗以上沿雅鲁藏布江的地带为上工布,以下为下工布。“工布”一名有两种说法;一说“工布”意为“鸡爪谷”(小米的一种,因该地生产而得名);一说古时为一“工”的部落长期领属此地,故亦称为“工域”。工布地区的藏族居民在与自然长期的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如以藏历十月一日为新年,穿宽肩无袖的“谷秀”藏袍等,当地人常以“工布哇”自称。该地在五世达赖建立噶丹颇章以前,相传为藏巴汗(1606-1642)管辖,设有宗制。17 世纪中叶,固始汗征服藏巴汗,协助五世达赖建立噶丹颇章政权后归属五世达赖。工布地区的贵族随之臣服并重新获得封赐。当时取得领地凭证的有江中、甲拉、阿沛三家,拉萨贵族宇妥在下工布“堆”处获得庄园。自此工布地区由各贵族统属。至清嘉庆年间又先后恢复宗制,设四宗。江达宗(即太昭),由直贡布家族管理;则岗宗,由仁希吉布家族管理;觉莫宗,由仁素巴家族管理;学喀宗,由洛吉素巴家族管理。民国初年设太昭县,后改称工布江达宗,1951 年后又称太昭县。今多为工布江达县属辖。

[8]即为元顺帝妥欢帖木儿。据《元史·本纪·第三十七》载:“明宗长子妥欢帖木儿即位。至元四年三月辛酉,谥曰冲圣嗣孝,庙号宁宗。”“元史顺帝名妥欢帖睦尔,明宗之长子。”再据《元史·本纪·第四十七》载“八月庚午,大明兵入京城,国亡。后一年,帝驻于应昌府,又一年,四月丙戌,帝因痢疾殁于应昌,寿五十一,在位三十六年”。由此可见,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自 1333 年至 1370 年共在位三十七年,故此下文所言的第三十五年时应为 1368 年,而此时也是洪武元年(1368 年)。

[9]即是指明太祖朱元璋,明朝开国皇帝。原名重八,后取名兴宗。汉族,濠州(今安徽凤阳县东)钟离太平乡人,25 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元朝暴政,龙凤七年(1361)受封吴国公,十年自称吴王。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在基本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和扫平元的残余势力后,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封建政权。朱元璋统治时期被称为“洪武之治”。葬于明孝陵。

[10]此举所言即是指大明永乐帝朱棣(1360-1424 年)。朱棣生于应天,洪武三年(1370 年)受封燕王。洪武十三年就藩北平,多次受命参与北方军事活动,两次率师北征,加强了他在北方军队中的影响。朱元璋晚年,太子朱标、秦王朱椿、晋王朱桐先后死去,朱棣不仅在军事实力上,而且在家族尊序上都成为诸王之首。朱元璋去世后,继位的建文帝朱允炆实行削藩,朱棣遂于建文元年(1399 年)发动靖难之役,四年六月攻入南京,夺取了皇位。次年改元永乐(1403-1424 年)。建文元年(1399 年)起兵自称“靖难”,后夺取帝位,杀方孝孺等人。他统治期间社会安定、国家富强,由于成祖年号为“永乐”,后世称这一时期为“永乐盛世”。谥号“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原庙号为“太宗”,百多年后由明世宗朱厚熜改为“成祖”。

[11]此三人之名姓均系音译,但依据《明实录》、《明史》所载,侯显其人可以肯定。据《明史·宦官一》所载,侯显曾任司礼少监,极有才辨,强力敢任,五使绝域,劳绩仅次于郑



和。

[12]此诏应是在永乐元年拟定,原因如下:依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明实录》,其中关于哈立麻的记述共有约八处,时间依次为:永乐四年五月辛卯(0802页)、永乐四年十二月戊子(0890页)、永乐五年春正月甲戌(0905页)、永乐五年二月庚寅(0910页)、永乐五年丁巳(0915页)、永乐五年秋七月癸酉(0977页)、永乐五年十一月丙辰(1014页)、永乐六年夏四月庚子(1057页)。虽然《明实录》中并未详载译文所述之诏旨,但从译文中的“永乐年二月”这一时间概念来推断,此诏应当不是在永乐四年二月,而是在此之前。因为据《明太宗实录·卷五四》永乐四年五月辛卯条(0802页)所载:“赐尚师哈立麻使臣及爪哇国、琉球国使臣、辽东不林河来朝野人女直头目宴。”可见截止永乐四年五月,法王仍未到京,仅使节到达。再据《明太宗实录·卷六二》永乐四年十二月戊子(0890页)所载:“遣驸马都尉沐昕迎尚师哈立麻,是命中官侯显等往乌斯藏徵哈立麻至是,显遣人驰奏已入境,故遣昕迎之。”由此可知,法王抵京应在永乐四年十二月或之后,而侯显等人奉旨出发的日期肯定远在此前,而且诏旨的拟定应当比出发时间更早些。限于当时之交通,侯显自京畿至乌斯藏半年间来回显然是不可能的。再据《明史》所载:“侯显者,司礼少监。帝闻乌斯藏僧尚师哈立麻有道术,善幻化,欲致一见,因通迤西诸番。乃命显赍书币往迓,选壮士健马护行。元年四月奉使,陆行数万里,至四年十二月始与其僧偕来,诏驸马都尉沐昕迎之。”综上可见,译文中的诏旨应是在永乐元年二月拟定,而后侯显等人则是于次年四月奉旨出行。而且在译文中朱棣自述即位不久且驻蹕于北方,时间与情势皆合于汉籍记载。

[13]现今的一个县名,县人民政府驻地嘎托。旧名为宁静,唐代译作马尔敢,元代译作思马儿甘,明代译作磨儿勘。在西藏自治区东部,东隔金沙江于四川省为邻,澜沧江穿流过其西部,南面与云南省接壤。

[14]vkhor-lo-rtzibs-stong 意指千辐轮。乃佛之三十二相之一,即佛之足下有千辐轮之印纹。

[15]据《明史·西域三》所载:“帝延见于奉天殿,明日宴华盖殿”,故此处所指的地点应在此两处中指某一。

[16]明廷之所以差遣大象仪仗队迎接得银协巴,给以最高的礼遇,是因为得银协巴乃为第一位到朝廷接受中央政府封赐的僧人,他是一个地方政教实力集团的代表,也是带动藏族地区其他教派僧侣及地方实力集团相继投向中央政权的有功之臣。

[17]hor 音译为霍尔,依据不同的历史时段而代表不同的民族。唐宋时指回纥,元代指蒙古人,元明之间指吐谷浑人。现在指藏北牧民或青海土族。

[18]指现在的南京城外。

[19]即指南京灵谷寺,《皇明寺观志》载:“灵谷寺在应天府钟山东南,晋建,宋改太平兴国寺。洪武年徙建于此。”另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明实录·明天宗实录·卷六四》,第0910页,永乐五年春正月甲戌条所载:“尚师哈立麻奉命率僧于灵谷寺建普度大斋,资福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

后,竣事赐哈立麻金百两,银千两,钞两千锭,丝币表里百二十,马九匹。”关于此次法事可另见“明大宝法王建普度大斋资福长卷”,现存于拉萨的罗布林卡。

[20]指现在的北京。

[21]大活佛的居室,视经济状况而大小不等。

[22]据《明史·卷331·西域三》(清·张廷玉,中华书局,1974版)所载:“永乐元年命司礼少监侯显、僧智光赍书币往征。其僧先遣人来贡,而躬随使者入朝。四年冬将至,命驸马都尉沐昕往迎之。既至,帝延见于奉天殿,明日宴华盖殿,赐黄金百,白金千,钞二万,彩币四十五表里,法器、被褥、鞍马、香果、茶米诸物毕备。其从者亦有赐。”译文中此处皇帝的颁赐亦系法王抵京后的第一次,所赐物品与《明史》所载基本相当。

[23]dkyil-vkhor 意指坛城。坛城的梵文音译为“曼陀罗”或“曼达”、“曼遮”,是用立体的或平面的方圆几何图形,绘塑以神像法器,表现诸神的坛场、宫殿,比喻佛教世界的结构,是修习藏密的重要供器。密乘四部的每一部有各自的精神宇宙模式,即坛城系统,这个系统由一密乘主神与一些眷属神灵组成。坛城中的主神就是佛家所称的本尊神。每个修习密乘者都要以一位各自的本尊神作为观修的对象。围绕本尊神灵的眷属神相互之间只是形体和显现标志不同,实际上眷属神是一类神,并且与本尊神保持一致。密乘有无以计数的本尊神,可将其粗分为三大类,即善相本尊、怒相本尊、善恶相兼具本尊。较为著名的善相本尊是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度母、无量寿佛等。较为著名的怒相本尊是大威德金刚、金刚橛、马头金刚、金刚手等。善恶相兼具本尊神有密集金刚、上乐、喜金刚、时轮金刚和金刚亥母。描绘的本尊形体有两类,一类与常人相貌一致,即一面、二臂、双腿,一类是多面、多臂、多腿的神灵。描绘本尊神所依的标准也有两个方面,一是该本尊所有的菩提心的无限知识,一是本尊的智慧特征。

[24]依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明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六十五》第0915页,永乐五年丁巳条所载:封尚师哈立麻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惠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赐印诰及金银钞、丝、币、织、金银袈裟、银器皿、鞍马……”

[25]zin-shing 乃是震为木之意,而汉籍则常以震为雷,以巽为木、为风,两者有所不同。此处指“震卦”,是八卦之一。

[26]此处 dbyar-bzhugs 即是 dbyar-tshul-du-bzhugs-pa 之意,可译作住夏、安居。在此期间,诸比丘要夏住界内,直至解制。在旧时,西藏各寺院每年都要定期举行该类活动,包括夏安居仪轨、后夏等各类活动。例如夏安居仪轨,事前要洒扫殿宇,准备坐垫,安排人员,正式的仪式要在有遮蔽处,趋比丘前,诵仪轨三遍后,答應夏令安居,此后,未经加持许可,不得在安居界外住宿至次日黎明,在此期间,众比丘应勤于闻思修的行持,直至解制。

[27]依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明实录·太宗至孝文皇帝实录卷七十八》第1057页,永乐六年夏四月庚子条所载:如来大宝法王哈立麻辞归,赐白银丝币佛像等物,仍遣

中官护送。由此可知,五世噶玛巴是在公元1048年辞归。

[28]gnas-brtan-bcu-drug 意指十六尊者,乃是奉释迦牟尼之命住持佛教的十六罗汉:宾度罗跋罗情闍尊者(旧称宾头卢颇罗堕誓)、迦诺迦伐蹉尊者、迦诺迦跋厘情闍尊者、苏频陀尊者、诺距罗尊者、跋陀罗尊者、迦理迦尊者、伐闍罗弗多罗尊者、戌博迦尊者、半托迦尊者、罗怙罗尊者(旧称罗云)、那伽犀那尊者、因揭陀尊者、伐那婆斯尊者、阿氏多尊者、注荼半托迦尊者。

[29]gyengs 佛书常译作掉举,意指混乱或心思涣散。掉举者,摇动之意,谓心念动摇,不能摄伏。

[30]dgra-bcom-pa 梵音译作阿罗汉、罗汉,指其完全制服了四魔怨敌,乃是声闻乘中的最高果位名,含有杀贼、无生、应供等义。杀贼是杀尽烦恼之贼,无生是解脱生死不受后有,应供是应受天上人间的供养。

[31]sngas-rgyas-byang-sems 意指菩提勇识佛。

[32]bde-ba-can 意指极乐世界,无量光佛刹土,阿弥陀佛国。

[33]本文作者巴卧·祖拉陈瓦所记录的上述情景,即明永乐帝与五世噶玛巴的见面情景,期中有相当一部分与“明大宝法王建普度大斋资福长卷”中所说及的情形完全相同,而且作者在此处又明确地指出了:“在现有的许多卷轴画、绸缎之上(可以)详查汉、藏、突厥等很多的文字(有关)晋见的记载”,故此,我们有理由初步推断巴卧·祖拉陈瓦也是在阅读了该长卷的基础之上创作了《贤者喜宴》中的该部分内容。

[34]公元1388年,明太祖封帕竹第悉扎巴坚赞为灌顶国师。明永乐四年(1406年)明永乐帝封第五任帕竹第悉扎巴坚赞为灌顶国师阐化王,此后历任第悉的名字前面都加一个“王”字。而且“阐化王”不但是明朝对帕竹地方政权首领帕竹第悉的封号,更是明代中央政府给予西藏地方权势最高的封号。扎巴坚赞规定宗本可以世袭,以后逐渐在帕竹

内部形成世袭大贵族势力。而且就在此年,即1046年,得银协巴应明成祖召请,随太监侯显等人经青海、甘肃、陕西、河南、安徽,年底时乘船抵达南京。明成祖派军民百姓隆重迎接,宴请于华盖殿。故从本文此句“在法王面前无依无靠地感伤悲号”来看,扎巴坚赞应与五世噶玛巴在一起,无非南京或山西五台山。但这一记述在汉籍并未见到。如《明史·西域三》所载:“阐化王者,乌斯藏僧也。初,洪武五年,河州卫言:‘乌斯藏帕木竹巴之地,有僧曰章阳沙加监藏,元时封灌顶国师,为番人推服。今朵甘酋赏竹监藏与管兀儿构兵,若遣此僧抚谕,朵甘必内附。’帝如其言,仍封灌顶国师,遣使赐玉印、彩币。明年,其僧使酋长锁南藏卜贡佛像、佛书、舍利。”而后“永乐元年遣使入贡。四年封为灌顶国师阐化王”,“正统五年,王卒。遣禅师二人为正副使,封其从子吉刺思巴永耐监藏巴藏卜为阐化王。”并未有其人入京觐见或驻蹕于山西五台山的记载。

[35]公元1406年(永乐四年),明成祖封帕竹噶举派首领扎巴坚赞为阐化王。

[36]公元1413年(永乐十一年),明成祖封止贡噶举派僧人领真巴儿吉监藏为阐教王。

[37]公元1415年(永乐十三年),明成祖封萨迦派僧人南渴列思巴为辅教王。

[38]公元1407年(永乐五年),明成祖封朵甘林仓(邓柯林葱)僧人著思巴儿监藏为赞善王。

[39]公元1407年(永乐五年),明成祖封朵甘馆觉(今贡觉)僧人斡即南哥巴藏卜为护教王。

[40]即大宝法王得银协巴,大乘法王贡噶扎西,大慈法王释迦也失。

[责任编辑 索南才让]

[校对 赵海静]



# Connotation of Sakya Maxims and its Ethnic Educational Values

Wang Yi<sup>1</sup>, Wu Ying<sup>2</sup>

(1.School of Education, Tibet Institute for Nationalities; Xianyang, Shaanxi, 712082)

(2.Admission and Employment Office, Tibet Institute for Nationalities; Xianyang, Shaanxi, 712082)

**Abstract:** As a famous classical work of Tibetan culture, the political and ethic thoughts in Sakya Maxims have exerted an extensive influence on Tibetan social lif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nnotation of Sakya Maxims and its ethnic educational values in order to highlight the wisdom contained in it.

**Key words:** Sakya Maxims; connotation; educational values

## Study on TV Media Brands in Tibet

Chen Gang<sup>1</sup>, Wang Miaomiao<sup>2</sup>

(1. College of Busines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School of Management, Tibet Institute for Nationalities, Xianyang, Shaanxi, 712082)

(2. College of Busines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enan Industrial and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Zhengzhou, Henan, 451191)

**Abstract:** The competition among TV Medias is becoming extremely fierce in the current social background due to the overload of information and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TV brand, as a symbol of competitiveness, attraction, affinity and level of credibility, has developed into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Medias. This is also true with TV Media Brands in Tibet. Only by introducing strategic brand management and providing quality products and services, can they develop themselves and fulfill the functions of social service.

**Key words:** Tibet; TV Medias; brand strategy

## 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Tibet Demographic Dividend

Wang Jianwei

(School of Management, Tibet Institute for Nationalities, Xianyang, Shaanxi, 712082)

**Abstract:** The trend of demographic development in Tibet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whole country. The review of relevant studies shows that the research in this regard is still in its initial stage and is subject to many limitations.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further studies should cover its premise, basis, functional mechanism, policies and its impact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ibet.

**Key words:** Tibet; changes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demographic dividend opportunity period; demographic dividend

##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garma-gam-tshang in mkas-pavi-dgav-ston*(VI)

Written by dpav-bo-gtsug-lag-phreng-ba; Translated by Zhou Runnian and Zhang Yi

(School of Tibetolog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is translated chapter tells the stories about the Fifth Karmapa Living Buddha Debzhing Shegspa, such as his ordination, religious preaching, activities in Han areas under the invitation of Ming Emperor Yongle, and particularly the activities in Ming Imperial Palace.

**Key words:** mkas-pavi-dgav-ston;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Debzhing Shegspa